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小謨觴館

文集註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彭甘亭全集序

詞章之爲道惟有至性至情者爲之而後可傳歷觀往古靡不若是求之於今則吾友彭徵士甘亭其人也徵士少奇穎甫出卽聲滿名場迨成老猶世尤交手推重累居鉅公幕府其詩文皆沈博絕麗見者固以爲金玉淵海卿雲黼黻矣抑其於親孝於弟慈於伉儷篤於交遊信終身韋布而拳拳世事有慶也忻有憂也思浩瀚千言者性情之發露者也驅使萬卷者性情之搏結者也有集如此而焉有不傳嘉慶丙寅在邗江刊初集曾

命作序予以君年猶未艾學方日進不欲遽爲論定辭而弗爲又一週星丁丑在郡城刊續集君識益高不復索人序道光辛巳改元之歲於其家遇疾俄卒時方往來孫古雲襲伯所古雲旣經紀其身後仍取未刊之稿同吳江郭譽祥伯定爲遺集詩文各一卷與先此其弟元培綺塘子長熙壽伯所商摧纂輯詩文集總集注十六卷又懺摩錄一卷將合之成全集後二年屬予於江甯付雕且爲之序古雲之所以謀傳君者至矣予自識君到今卅載而近其閒戊辰己巳同校李善注文選王

申癸酉甲戌同校胡三省注通鑑兩書獲成盛行於代
大抵多賴君力嗚呼茲乃以溝壑餘生而荷君後死之
責責簡尙新斯人不作豈非大可痛哉君晚年頗深釋
學純儒每以爲病予獨謂君一生遭遇多所失意非特
抱才負器無分立功甚至骨肉凋零親故衰薄貧賤難
居繼嗣竟乏方復世機俗態日夕相溷屈清剛雋上之
心胸爲和光同塵之面目中有所遇莫可告語則其所
謂至性至情者安得不鬱輻沈滯感慨哀傷神爲之枯
命爲之損唯有竺西書宏闊睖大之談暫一消磨耳豈

等尋常謁惑彼教卑者徇因果利益高者如陸法和不
晞釋梵天王耶後世讀君集者儻能知之至其鄉里家
世立身本末之略有松江姚椿木所作墓志在顧廣
圻序

繆朝荃按孫古雲襲伯未久卽世故先生全集並未
刊成序中所謂遺集詩文各一卷亦無從按訪也

小謨觴館文集序

海內談者相與揚摧百六十年來人文蔚起獨士能爲古文者加少以是缺憾于學者余竊不然易堂甫東桐城諸家各持其古文以行天下雖學或有至有不至其傳固縣延而未已也惟排偶之文則幾于曠絕又匪啻百年矣蓋南宋後陳義愈高講于文者愈略坐令漢魏風流一墜不可復自近二三十年老生巾箱中物稍益不靈其爲說益不足以困魁岸之士于是湛博絕麗之才稍稍閒出余少歲亦嘗攘臂其閒蹉跎中囑去而徙

業既默默內自慚惋私以望諸同人妄謂斯文無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何其宜見而久弗見耶鎮洋彭子湘涵方今魁岸之士而湛博絕麗之才之一也爲善有暇篤耨文業其爲文專力排偶夫文何有奇偶哉九州四隅見于書斷壺叔苴詠于詩其文奇歟偶歟莫得而離判之也班揚極其盛于漢韓柳起其衰于唐其文奇勝歟偶勝歟莫得而輕重左右之也蓋奇偶之用不齊而一眞孤露吹萬畢發氤氲于意象之先消息于單微之際上者載道下者載心其要固一術爾湘涵少長邊塞

多接通流精求緣起熟析利病有山川以助其奇有風
雲花鳥以壯其思又不幸久困有羈愁騷屑摧撞拂鬱
以激宕其中之所存繇是侘辭異采匪意橫發長篇短
章隨變雜施持原以往扶氣以立陽開陰闔神出鬼沒
而一皆以自載其心湘涵不自知其文之爲偶爲奇讀
者亦且忘乎其爲排偶之文焉余胥疏江海所默默悵
望于海內同人者遇湘涵而快然一慰又慨然深惜其
能歎其猶未焯然見哀錄于當時也雖然湘涵年未四
十鏃而勿舍計必且恢之彌廣異日推其所潤身者以

華于國何遽不鼓鐘一世將余所謂英絕領袖曠百年
幾幸見之者亦在湘涵所自命何如而已會其所刊小
謨觴館文集告成過辱不遺謂序斯集非余莫宜燒燭
循覽輒不自禁爲夸詫慙慙之如是嘉慶十有一年長
至前十日長洲王芭孫序

小謨觴館詩文集序

太室之山嵩邱之下有謨觴焉蓋上帝之冊府羣真之
祕閣吾不逢仙客不覲異書俯仰世閒嘗以爲憾及與
君交觀其所作頓驚癡俗始歎靈奇譬如窺朱鳥之窗
中爛然甲帳駕彩虹於霄半麗矣瓊樓洞庭張樂何有
箏笛之音瑤池命宴故非煙火之食足使江東袁淑賦
藏鸚鵡關中庾信詩遜鳴蟬曾煥序

序

若曾受知 先師張肖菴先生自乙酉始逮庚子春

先生夢奠若曾既卒哭思有以傳 先生如李漢之於

昌黎者而遺著若王伯厚困學紀聞補注二十卷彭湘

涵小謨觴館文集注四卷疏稿二卷皆在遺篋中長君

詠霓方煢煢在疚泣告若曾曰先君子不以文章聲氣

表襮當世君之意善矣留俟他日聆其言若不勝嗚咽

而又不欲遽刻以其事屬諸及門者若曾益歎 先生

之有子也越三年癸卯春出守辰州道經歇浦得與詠

霓重相敘時子京游粵幕詠霓且將有潁州之行皆博
升斗以養母也然拳拳於遺著之刻久矣疏稿由子京
手錄困學紀聞注由詠霓校錄小謨鴈館文集注題綴
書楣殆徧每一篇注畢 先生自爲寫定顧寫定之稿
無多則由詠霓倩友補寫之且告若曾曰所注或詳或
略一遵原稿不敢增益蓋詳於經史源委而略於山川
風景云若曾泝江而上詠霓偕行舟中受讀斯注益景
仰 先生好學不置竊思 先生篤守紫陽者也紫陽
注羣籍說者謂重義理固也然何嘗不重攷據詞章於

昌黎文則爲之攷異紹熙閒趙汝愚永州安置則爲之
注離騷以寄意 先生孝著於家忠顯於朝攷據詞章
固餘事焉顧於湘涵之文則爲之詳注蓋亦紫陽意也
湘涵重氣節者也觀其再答李洪九書鏟采埋光韜精
隱耀必有合於 先生者而經歧臆案讀史偶鈔二書
僅見其序未見其書尤爲 先生深惜者也故於斯二
序注之獨詳且手爲寫定焉湘涵晚年讀黃陶庵日記
憬然有省因作懺摩錄而姚春木善之然又雜釋氏語
春木頗獻疑以進湘涵遂刪黜大半於是春木稱其權

詞以證吾道之廣大嗚呼吾道之廣大烏所用其權詞
乎 先生易簣之日猶執詠霓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所以守先待後者固簣乎
有不可及矣故讀斯注可以見 先生之博文讀困學
紀聞注可以見 先生之約禮詠霓昆弟善承家學尙
其體諸若曾無似受 師教十六年深用愧疚謹就
先生所自得者著於斯焉時光緒癸卯春正月受業劉
若曾序

傳

彭兆蓀字湘涵又字甘亭江蘇鎮洋人少負雋才隨父宦晉中文名噪甚年十五應京兆試名公卿爭欲招致之然屢躋棘闈竟無所遇嘉慶十二年劉金門侍郎趙笛樓侍御典江南試兩公皆先生至交侍御尤莫逆必欲得先生而先生竟不赴試集中有貽友人書卽此事也未幾父寧武君由知縣改官教授旣歿家貧積逋甚重議將斥產以償人曰得彭君一言毋問前事先生不可卒破產盡完所負而隻身客遊以爲養諸大吏多資